

冷唇

长 篇 小 说

赵 凝 / 著



布老虎丛书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老虎丛书

这是一个发生在秘密花园别墅里的故事。神秘女人乔大红在外界以作家身份出现，事实上她是一个住在红楼里的地下集团的女头目，她指挥着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为她做事。在爱欲的追求中，乔大红逐渐失去自我。在金钱的纠缠里，她变得越来越敏感脆弱。小说以一种夸张、戏谑的方式，表现了人生和文坛的荒诞与无序。



冷唇

赵凝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唇/赵凝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9

(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371-0

I.冷… II.赵…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948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七二二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9 $\frac{3}{8}$ 插页:2

印数 90001-100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责任编辑:臧永清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371-0/I·2074 定价:16.00 元

引子

有天夜里，我接到一通神秘电话，有个声音微哑的女人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话，我在回忆这声音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就在我走神儿的一刹那，电话没缘由地断了。

很长时间以后，我已经把那个微哑的女人声音给忘了。有一天我与朋友在酒吧聚会，有个女人朝我走过来，像是与我很熟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我忽然记起那种我曾经在电话里听到过的声音，当我扭过脸来与她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与我交谈的已是另一个女人了。

这使我心生恐惧，整晚坐立不安。

后来我又在几个不同场合遇到她，这个像幻影一般跟着我的女人到底是谁？我曾经按照地图上的指引两次去双峰园寻找一座红楼，结果两次都是一样的：我完全迷失了方向。

双峰园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它使我想到了女人的乳房和它美丽的形状。有一天，我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方，不知为何突然停电了，屋子里一片漆黑。我打开手电趴在地上继续寻找，那束白亮的强光为我打开一条神秘通道，我听

到耳边呼呼作响的风声，我快速抵达某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与我梦中反复出现过的那个鬼魅般的女人再次相遇。

那个名叫乔大红的女人与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阿丁是一个，老庄又是另一个，可我一次也没正式地见到过她本人。在许多场合都有她的名字出现，但是我敢肯定，我看到的完全不是同一个女人。

在一些聚会上，时常有一些陌生人的面孔出现，他们在跳舞，在用一些古怪的声音朗诵他们的诗歌，真实总是隐在事物表面的背后，而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虚假的影子。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接电话，我怕那些影子会开口说话。她们一律声音微哑，歇斯底里的笑声像刮风一样从远处传来，我躲在厚重的窗帘后面，我知道一旦掀开窗帘的一角将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一章

虎皮座椅

乔大红坐在那张虎皮座椅上，双腿微叉，眼睛似睁非睁，看着屋里的一切。

墙面的红色显出强烈的血腥，但却是一种纯正的中国红，仿佛中国宫殿的一个缩影。宫灯是长穗方角的那种，是对传统宫灯的一种改良，里面的灯泡很亮，也不是蜡烛形状。

乔大红的虎皮座椅坐北朝南，有点像皇帝召见大臣的阵势。从她的角度往下看，两排古色古香的座椅分左右两边对峙而立。虽然此刻屋里空无一人，乔大红却看见暗中隐藏着许多双目光交错的眼睛，那些眼睛所射出来的光在空气中丁当相撞发出一阵阵金属般的脆响，让乔大红觉得很刺激，也很兴奋。

关于乔大红的长相，许多认识她的人说法都是不一致的，有的说她眼睛长得很美，看起人来迷离恍惚，只要和她

对视过一次的男子，就像被雷电击过一样，会留下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迹。

另一种说法则相反，说乔大红除身材好以外别的地方长得很一般，眼睛尤为难看，是两条又小又眯缝的细长的线。乔大红知道外面对她的传说很多，有的说她是个女妖，有的说她疯狂变态，最恶毒的一种说法说她是个麻脸女人，每天用化妆术来掩盖事实真相。乔大红一开始火冒三丈，想查出这谣言到底是谁造的，但查来查去查到正和她打得火热的阿丁头上来，乔大红想想只好作罢。

阿丁是个身材修长写唯美文章活在上个世纪的文学青年，他身体羸弱，情感细腻缠绵，正好和铁腕人物乔大红配成一对。阿丁有着一身比女人还要白的仿佛用漂白粉漂过的皮肤，手指修长得令人想到任何一种尖利的可以深深地探究到事物内部去的武器。

乔大红记得她第一次在某个聚会上看到那双手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有些心慌。那时的乔大红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钱，但跟这帮混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比起来她也应该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她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名片上印有五花八门的头衔，是个谁也搞不清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生意人。

当时他们聚集在一家路边的民房改成的餐馆里，餐馆的正厅里已经挤满了喝得红头涨脸的人，他们去晚了只好被面无表情的服务员安排在饭馆门口临街的一间临时接出来的四面透风的塑料棚子里。

乔大红记得当时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极薄的塑胶的墙壁被风顶得砰砰直响，镶嵌在塑胶墙壁上的玻璃发出嘎吱嘎吱

的刺人神经的怪响，整个房子好像一个脆生生的、经不起任何扭曲变形却又不得不迫于外力东摇西晃苦苦抵抗的纸盒子。

乔大红坐在里面感觉到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但是大家都在喝酒，视而不见。乔大红记得那会儿正是深秋或者已是冬天了，那天她穿着一条刚刚买来的、当时最时髦的呢料裙子，冻得瑟瑟发抖，她脸上的笑容像用胶水贴上去的一样，冰凉而且僵硬，她当时怪自己不该来这鬼地方跟这帮人吃饭，她的脑浆子像是也被冻硬了，脑子木木的，只见别人张嘴却听不到确切的声音。饭馆里很嘈杂，乔大红没注意到那个叫阿丁的人是什么时候走进来在她对面坐下的，她首先看到的是那人的局部——因为有一只硕大的火锅在眼前挡着，她只能看到那个局部——一只搁在桌面上的异常白净的手。

那只手是需要用黑色天鹅绒作衬托方能显出其珍贵的，它被摆放在那里，仿佛是一件参展的艺术品，形态、色彩无懈可击。

乔大红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充满表情的手，那手与现实环境脱离开来，也与它的母体脱离开成为一种独立存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它或者倾听，或者表示赞许，时而又表现出些许不耐烦，它的手指很长而且异常尖利，看上去仿佛能穿透铁器，这种感觉让乔大红牙根一阵阵发酸，她仿佛听见什么人正在用一把尖利的铁器刺杀玻璃的声音，然后她听到许多人在笑，一哄而起的、歇斯底里的狂笑，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茫然四顾有些不知所措，事后她才从阿丁嘴里得知，大家是在拿他们俩的关系大开玩笑，而事实上他俩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乔大红甚至还没怎么看

清对方的脸。

深不可测的黑洞

乔大红在虎皮座椅上坐了大约有三刻钟，见屋子里的光线逐渐亮了起来，却一直不见有人来。这一大早的也不知阿丁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乔大红今几个早早起来是要把她的那几个手下都找来宣布一项重大计划。

乔大红的手下除阿丁以外还有几个不同类型的男人，乔大红对他们早有安排。一个叫富强的外形长得很阳刚办起事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富强的优点是对乔大红忠心耿耿，说一不二。林依然的艺术感觉不错却有几分傲气，不像富强那么听招呼，但乔大红明白自己要插手文化业没有一两个像林依然那样的人是绝对不行的。刘子森这个人有些老谋深算，他戴着一副深不见底的高度近视眼镜，面颊深凹到骨头里，有人给他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骷髅形状的脸上戴着一副黑眼镜。

刘子森头一个出现在乔大红面前，他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大小姐早啊，给大小姐请安了，乔大红以故作幽雅姿态点上一根烟，白了刘子森一眼，说，您甭跟我逗贫嘴，我在这儿可是等半天了啊，人呢，我叫你通知的那些人怎么一个也没来？

刘子森脱下身上那件滚着水珠子的黑色塑胶雨披，哗啦哗啦拎在空中抖了两把。乔大红问他，怎么，外面下雨了呀。刘子森说，可不是嘛，我这一大早的骑辆破自行车从东城到西城，再从西城到海淀，你瞧我这把年纪啦我有多不易

呀。乔大红坐在那虎皮座椅上，不动声色地斜瞟了他一眼说道，我每月可没少给你钱，你倒是买辆全乎点的自行车呀，省得没铃没闸的让我也替你揪心。

刘子森目光暧昧地偷偷瞄了乔大红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下没说。他把那件一动就哗啦哗啦响的雨衣动作麻利地叠巴叠巴塞椅子底下，这才在乔大红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上坐下来。那是他的固定座位，在他眼里那象征着特有的权威。他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退伍老兵似的人坐得笔直。

“我是特意通知他们晚半个小时来的，在他们来之前，我认为咱们两个应该先开个小会，再合计合计。”

刘子森侧过身子凑近一点，用极低的仿佛成心不让乔大红听到的自语式的小嗓门叽哩咕噜说了一通。乔大红看到他脸上两块阴影的面积忽然变得很大，又忽然缩到很小，像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林依然进门的时候外面的雨好像停了，他身上干干的，看不出一丝一毫雨的痕迹。林依然说外面根本没有下雨，说完便在乔大红左手边那张座椅上坐下来。刘子森目光锐利地与其对视，眼里嗖嗖地仿佛飞出两把明晃晃的小刀子，朝着林依然的额上直刺过去。林依然也不示弱，十分凛然地端坐在那里，两手平放在座椅的扶手上，他不动声色地用他那平而方正没有一丝皱纹仿佛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前额用力一顶，把刘子森咄咄逼人的目光给反弹回去。乔大红感觉到屋子里的空气充满了火药味，富强和阿丁同时进门也没能减少一点这种味。公司里这几个人表面上总是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乔大红看见明亮的厅堂里布满看不见的蛛网，她听到那些人的大脑正像机器般地飞速运转着，暗自算计着各自的利益。乔大红端坐在那张虎皮座椅上，微昂着头，俯视着一切。

疯狂扭摆

乔大红一想起那个疯狂的计划来，她便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在膨胀。她住在双峰园红楼，自己独占一栋小楼，地段不错，环境优雅，是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她喜欢整个城市都蛰伏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乔大红刚来北京的时候曾经住过一幢大厦的地下室，那间地下室里经常进水，大水漫进来以后，乔大红时常两眼空洞无物地坐在那儿，仿佛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望着漂浮在水面上的塑料盆、脏肮污浊的肥皂盒还有自己的鞋子以及其他物件，那些东西都像长了脚，一蹦一跳自动往门外跑。

她过了一会儿才想起应该下床去捞，那水已没过了小腿肚子，并且有继续蔓延下去的趋势。她在水面上捞了这个跑了那个，那些塑料的小玩艺儿好像成心跟她作对似的，让她积了一肚子火。那时她活得比谁都窝囊，跟个蚂蚁似的，满地乱爬，自己都找不着自己。

乔大红的发家史始终是个谜，她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包括阿丁在内。有的时候两个人在床上情绪高涨地做爱，阿丁总要一边动着一边问到这个问题，乔大红总是小心回避，致使她常常担心自己某一天会失去控制，话语像决了堤的洪水，滔滔不绝。

她的心计是全方位的，她的人生充满设计。外面对她的传说很多，乔大红知道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她不怕别人对她说三道四，她想她来到这座城市就是来出名的。她厌恶过去那种一个人在灯影下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每天在外面从事着极端无聊的简单劳动，然后像一只不为人知的耗子一样钻进那间阴冷潮湿散发着一股难闻气味的地下室。

那里面只有一盏灯，15瓦的电灯泡用电线直接垂到人头上来，乔大红觉得那也连通了人的神经，熄了灯以后就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了。她在这里生活，说是在北京其实却是在一个距北京相当遥远的地方，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地下室里的生活很简单，北京的地下室甚至比别处的更简陋，每天早上一睁眼看见的全都是别人的脚后跟，窗子在地平面以下，乔大红一直固执地认为，地平面以下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

乔大红坐在虎皮座椅上宣布那项计划的时候，她看见几个手下露出各自不同的表情。刘子森是知道内情的人，表情一定不会太惊讶；林依然好像大大地吃了一惊，把脖子伸得老长仔细倾听乔大红正襟危坐发表的讲话；富强听得很仔细但却努力控制着自己没有让自己露出过多的表情；阿丁似乎一直在走神，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另一只手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在暗地里搞什么小动作。

他显然没怎么集中注意力听乔大红宣布公司今年的计划，他在想他自己的事，也许是在想昨天晚上的事吧。乔大红说她准备投资一些钱插手文化业，她说虽然她不会舞文弄墨，但知道如何操纵这一切，让文化这种无形产业顺利地变

成钱，然后她又谈到一些具体的步骤、安排和计划，谈得雄心勃勃，慷慨激昂，没有人看出是刘子森在幕后操纵的结果。乔大红说她将要亲手制造一个文坛神话，说到这儿她稍稍停顿了一下，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人鼓掌。

掌声零零碎碎地响起来，也许因为人少，那鼓掌的声音并没有像乔大红预想的那样热烈，而是像炒蹦豆儿似的，东边啪地一声脆响，西边则呼应着也来那么一下。她明白她身边的这几个人虽然都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钱。他们是冲着钱来的，要是她身边没有堆积如山的金钱，他们对她会是怎样的呢？乔大红望着底下一张张表情各异的人脸，刘子森眉头紧锁面颊深陷，看上去像个哲人，实际上是个色鬼。林依然外表清高骨子里却爱财如命，恨不得有朝一日把女大王乔大红轰下台去自己坐上虎皮座椅。阿丁虽说身子骨文弱，精神阳痿心气却并不见得比那几个人低多少，他现在除每天晚上到乔大红卧室来晃一下，白天根本见不到人影，谁知道他一天到晚在外面都忙些什么。关于富强，乔大红脑子里也充满各种各样的推理和想象，她觉得表面看上去最老实最木讷的富强也许是最阴险的一个，对他不能不防，别看他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脑子里的齿轮转动得可并不慢。

乔大红把底下的人做了一番扫描，好像大夫在给病人做CT检查，脑子里的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乔大红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超常功能，她太能看到别人骨子里去了。乔大红表面上很能沉得住，她外表和内心永远是不一致的。如果她笑得很甜地跟你讲话，那么说不定她心里已经动了杀机。谁也看不出乔大红心里在想什么，她脸上的表情是

恒温的。

会议继续进行，下一步是讨论这个即将插手文艺界并且红遍大江南北的人物应该叫个什么名字——也就是他们文人所说的笔名或者艺名。乔大红冷眼看着四个手下各抒己见争着在她面前卖弄才华，有人给乔大红起了个长得一口气都念不利落的笔名，叫乔大红当场否定了。另一个提出一个雅得让人酸掉牙的笔名，众人一起哄他，也只好作罢。

最后大家一起给乔大红起了个不俗不雅、文气、女气又略带一点娇气的笔名：文雯。

全体通过，掌声覆盖整个空间。

乔大红很满意，当场每人发了一百元小费作为奖励。

假面后面的微笑

乔大红变成文雯的第一天，就改变了发型。乔大红每天早晨要花很长时间化妆，化妆就像吸毒一样是有瘾的。乔大红化妆的重点是在眼睛，她每天要花很大的劲在眼睛上面贴出一道圆弧状的双眼皮来，使用那种美目胶在她看来很像在玩魔术，只要一贴上整个人就变了，眼睛变得又大又圆，炯炯有神。若不贴美目胶的话，乔大红站在镜前就有些心慌，她不敢抬眼与镜子里的那个女人对视，镜子里仿佛躲着妖魔，镜子里住着的那个女人仿佛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她的眼角微垂，暗淡无光，看上去无精打采的，因此乔大红很害怕面对她。

乔大红的化妆术非常高明，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公司里除阿丁外谁都没见过乔大红没化妆时到底是什么样儿。乔

大红每天早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总是神采奕奕的样子。

早晨9点，乔大红变成了文雯，准时出现在客厅那张虎皮座椅上。她穿了件低胸的领口开成桃子形的黑色短上装，下面的裙子颜色也偏重，领口那一片露出来的区域看上去很诱人，妆画得比平时要淡一些，没有用眼影。她笑盈盈地坐在那里望着大家，她说那么下面我们来开始吧。

他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面试，公司需要招聘一批“写手”。刘子森站在乔大红背后，让乔大红感觉到自己像个弱智的女人，她坐在那里像个傀儡似的一言不发，所有的话都由刘子森代她说了。

来了一些来应试的人，看上去都是些不景气的文人。一看到这些人，乔大红一下子对文化这个行当没了兴趣。她逐个观察来的这些男人，发现他们一个个面如菜色，这大概都是日积月累熬夜的结果。乔大红可不想这么毁自己，她既想出名又不想花力气，她认为钱可以帮她买到一切。

选定了几个劳工模样的佝偻着背的男人作为“写手”，当下与他们敲定价格，每千字多少钱，外加管吃管住，一天三顿饭，实行封闭式管理。一谈到钱乔大红立刻就来了精神，这是她最在行的专业。别的她什么也不懂，她从来也不看书，对钱她有天生的敏感，“吸一吸鼻子我就知道哪一行当能够赚钱”，她常在朋友中间炫耀她这方面的能力。

乔大红把这些男人全都分配到地下室去住，小楼下面有一间很大的地下室，里面放有几张床和桌子，为了防止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干扰，乔大红还派人给他们拉上了布帘子，这样的话一个人深夜写作另外一个人照样可以蒙头大睡，谁也不妨碍谁。

乔大红把这一切安排停当，便马不停蹄开始着手布置舞会。舞会的事她绝对不需要刘子森在背后操纵，这方面她比刘子森在行。她舒服地坐在虎皮座椅上一个劲儿地抽烟，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往外打电话，在电话里与她的熟人打情骂俏，说着只有彼此之间才谙熟的那些暗语和笑话。一时间她的笑声在整个客厅间回荡不已，叽叽叽，嘎嘎嘎，仿佛屋里坐着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群女人。

阿丁总是趁她高兴的时候过来跟她要钱，他把那只漂亮修长的手摆在她面前，掌心朝上。乔大红知道他这一拿了钱，一整天就变成隐形人了，你在这所房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甭想找到他，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呢？他要到晚上才能再次出现。乔大红对阿丁目前的表现极为不满，再加上身边的林依然早就看准了阿丁现在的位置，夜夜摩拳擦掌想要取而代之。乔大红看得出林依然是个野心很大的人，他恨不得把公司里的所有大权一下揽过来，挤走刘子森和阿丁，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扮演他们两个人的角色。乔大红对有野心的人不管他有多能干都是采取不重用的原则，有什么事她宁可交给富强那种老实人去办，富强从不多吃多占，像个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乔大红对他比较放心。

阿丁没有要到钱，走的时候脸上挂着不高兴。他要的那笔钱数目太大，乔大红没法儿给她。

“我手里没有现金啊，”乔大红一手捂着电话跟他说，“再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吗……”

阿丁穿着式样古怪的修长外衣，头发一丝不乱地统统向后梳去，使整个脸的轮廓非常鲜明地暴露在阳光下。乔大红忽然觉得他很像一具没有生命的塑料模特——摆在商店玻璃